

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

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丛书

自序

中原土地之入郡縣者其山川方域建置物產風俗災祥之類皆有文以書之書而不能盡與所不及書者則徵之逸民遺老所謂獻者是也文獻備而郡縣之志成若乃不入郡縣之地雖聲教已通而地土不毛人民稀少中原之人偶一至焉皆出九死一生呻吟愁苦之餘誰復留一字以傳若冷山之松漠紀聞五國城之南燼紀聞英宗北狩之革書亦絕無而僅有之作耳然南燼所載道里方域與金史不同又極

詆朱后前輩多言其僞而松漠革書之所記亦甚寥
寥不足比於郡縣之志者何也無文獻以助之也甯
古塔在五國城冷山之間明時隸奴兒干都司所謂
不入郡縣之地也今雖與

盛京唇齒如豐沛之於竹芒然耕者絕少彌望無廬
舍常行數日不見一人與前代等康熙初先子坐張
魏之獄徙於此倡滿漢人耕與賈而教之以禮義若
無所苦者然九死餘生加以國破家亡之感憤懣抑
鬱發爲詩謠往往驚其座人不以爲怪則以爲不祥

於是投筆焚硯不復有所書余年十三離先子奉先
王母於江浙間喪葬訖年已四十矣然後出塞居未
數月又以事遣歸當其出塞也日有白雲親舍之思
而又陰風朔霰皴瘵其肌膚耳鼻手指一觸輒墮地
入阿稽則萬木蔽天山魑怪鳥叫嚎應答喪人胆斷
冰古雪膠樹石不受馬蹄馬蹶而仆者再觸石破顱
血流數升而死死半日乃復甦甦久之猶不知在人
世間方是時遼陽松杏大小凌河諸戰場南北關木
葉老邊混同呼里改諸阨塞皆跋涉於呻吟愁苦之

中及其至也喜極而悲日侍兩親供三十年子職於數月之間尚何心求甯古塔之文獻而書之哉迨後先子卽世歸葬於中原回念耳目之所聞見有宜書者衛所之設雖自成宣英三朝然中原無往者傳聞多不詳如長白山在甯古塔南舊圖皆畫於其北山半一潭周三十里弱而大明一統志則云八十里如此舛謬者甚多更有求其舛謬而不可得者一宜書先子謫居久變其國俗不異於管甯王烈之居東甯古塔至今悲思之二宜書邊內郡縣既有志矣邊以

外不設郡縣無志又無他所紀載如松漠紀聞者而
余適過之三宜書文字雖無而余所遇老兵宿將其
言有可採者又先子至其地在三十年前所見三十
年前之老兵宿將是卽其地之獻也而余亦得聞其
言於先子四宜書泉甘土肥物產如參貂非中國有
楛矢自孔子後誰復能辨之地又在遼東三衛外可
城郭非他羈縻者比五宜書夫地在異國雖不宜書
好事者猶將書之況有此五宜書余又安敢不書此
柳邊紀略之所以作也柳邊者插柳條爲邊猶古之

種榆爲塞而以之名其書者以柳邊爲甯古塔境也
若黑龍江則附甯古塔者也亦得書奉天則補其志
之缺者也亦牽連書之而省覲之詩附焉雖其山川
建置風俗災祥率多未備不敢比於中原郡縣之志
或以其出於呻吟愁苦之餘而附於洪忠宣松漠紀
聞之後斯幸矣大瓢山人楊賓

序

山陰楊賓耕夫別六年過於皖口涕泣下拜言先人
沒矣敢請一傳費密曰誌傳諸公有作爲君序出塞
之書塞者遼以東也至開元插柳爲界故曰柳邊也
出塞者省覲也耕夫父母出塞時年十三弟實楚萍
五歲矣父某字安城諸生也好節重義以友事累而
徙於遼之甯古塔耕夫旣壯家已覆毀走京師謀所
以救父母者百方不就先遣弟出塞楚萍在襁褓中
離親側二十年顏面皆不得知旣至跪父母前自道

其乳時小名曰兒某也伏地不能起母驚而下土坑
執其手上下其面目曰汝卽某兒乃今成人耶於是
母子抱持絕復甦自起作炊以刀割肉淚下嚮截徐
問浙中消息內外親屬歡極而痛痛極而歡語中夜
不止骨肉之情蓋若眞若夢者累曰楚萍踰年入關
耕夫謀終不得亦出省覲自京師至山海七百里山
海至奉天八百里又二百四十里至開元所謂尚陽
堡也堡內尚有禾黍阡畛瓦屋門巷頗類北方小村
落離堡而東皆次蓬舍鉅樹高嶺荒草寒雲與開元

大異矣開元至烏喇八站約千餘里混同江當烏喇
前怒濤洶奔見者驚畏耕夫哭曰吾父母何不幸而
遂至此極也渡混同七站至甯古塔亦約千里安城
在外久將軍延教其子將軍之子拜床下諸少年無
不拜者安城自作屋几案書籍彷彿越中尚十有二
三耕夫侍父母暇卽訪問金元遺跡與明初設立奴
兒千都司領轄部落種族諸事風俗物產語言嗜好
靡所不記耕夫歸數歲安城卒於戍所耕夫在都旦
日向諸從事家叩頭請歸骨之例無能知者久始獲

一
卷案經營二載乃移柩入葬中土母氏七十之齒
重歡子姓則耕夫此書讀者見序錄詳博備考邊塞
而未知其飲泣年深亦不過發摠其沉痛無能如何
之志而已成都費密

白山黑水之間在古爲荒服不隸版圖自遼金迭興
本朝復肇基其地疆理規畫之制寢詳然紀載疎略
志乘缺如邇來流人遷額頗多文士往往能言其山
川風俗然未有考古證今著成一書者以地荒民樸
文獻無徵故也楊子可師才高識遠留心經世大略

往年以省親出塞所過巖疆要地必停驂周覽從老
校退卒詢訪墜聞逸事歸而考諸圖籍參之見聞爲
柳邊紀略五卷凡山川形勢障塞規模驛站道里三
百八十衛二十四所三十六部落莫不詳稽而備載
物產地宜民情土俗瞭如指掌可以考典制可以攬
形勝可以採風謠楊子經濟之略著述之才槩見於
茲矣夫盧龍古塞管幼安之所潛蹤田子春之所樹
績而冰天雪窖之間又洪忠宣朱少章諸君子所效
忠而竭節者至若南關北關松山杏山諸用武地殊

有關於疆場安危國家成敗是書之作豈徒然哉豈
徒然哉松陵潘耒

福唐郭海岳盧龍塞略之作蓋嘉靖年間從戚少保
繼光帷幄參謀爲遼薊全盛金湯無缺之時也吳門
楊可師柳邊紀略之作則康熙三十年間省親荒徼
感慨淒涼爲

本朝混一區宇萬方臣妾之時也上距嘉靖兩朝百
八十餘年來城郭非是何況人民遡遼自箕子朝周
其後公孫慕容之世與中國乍離乍合至明太祖遣

大將軍出塞經略鎮戍烽燧措置周詳迨成祖御極
都燕甯藩內徙復棄三衛而屏翰卑弱天子自爲守
蓋以一時之盛強而忘未雨綢繆之至計嗚呼有郭
海岳不可無楊可師有盧龍塞略不可無柳邊紀略
中外臣防俯仰古今其尤足慨也夫丁亥夏五月五
日荔水莊主人侯官林侗記

嘗讀史至晉宋六朝見南北僑立諸州郡紛紜雜糅
名實眩亂然其地在中華其疆界猶可意想而知若
夫北方邊塞之地如柳城昌黎朝鮮之屬遷移建置

或至四五而後之記載者不能詳辨舛繆相仍遂使
幅隕之廣狹國勢之強弱皆不可考嗚呼其在禹貢
九州之內猶若此又況荒徼絕域人迹之所罕至者
而望其能記載詳備乎若楊君大瓢之柳邊記略其
僅見者已柳邊者插柳爲邊今甯古塔之界所謂荒
徼絕域人迹罕到者也方大瓢舞勺時尊人安城先
生以結客得禍謫甯古塔大瓢上奉王母下攜弱弟
流離播遷備嘗艱苦而其心未嘗一日不在省親也
迨王母旣沒遂奮身出塞出九死一生之中以覲其

親於萬里外而其書於是乎作焉其詳見於自序不復贅夫記載之事蓋難言之矣微特地在荒遠學士大夫不樂親歷其境卽閒有之而學不博則無以考證沿革而不能作識不遠則無以審量形勢而不能作心不精則無以訪求瑣逸而不能作至於撰次之經緯有章使閱者曉然得其曲折又其餘事也故曰難嗚呼不有大瓢其何以使絕域之山川風土皆宛若在目前乎大瓢負至性俠烈多奇韜鈴經濟靡不諳練其學務爲有用不屑爲呶呶家言非區區欲以